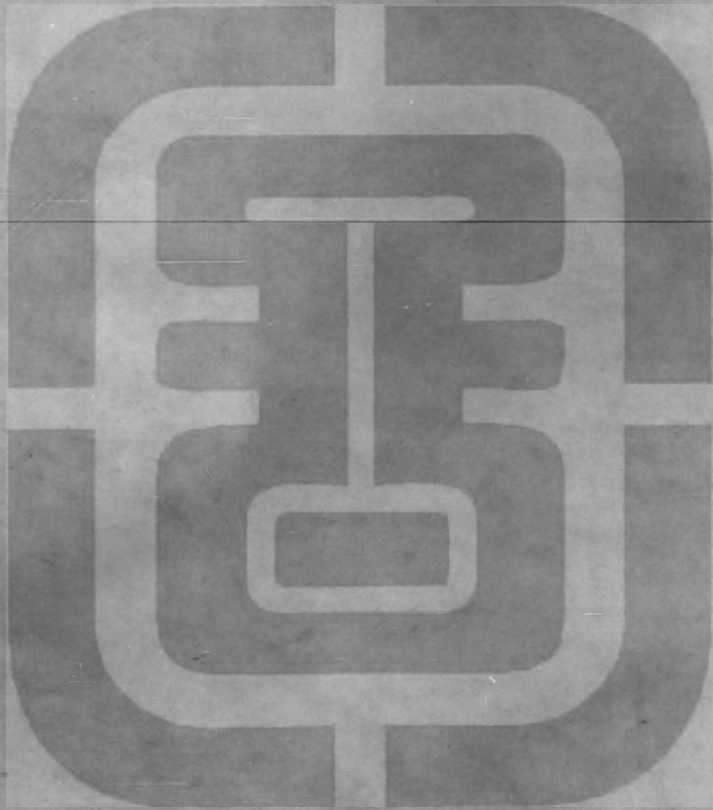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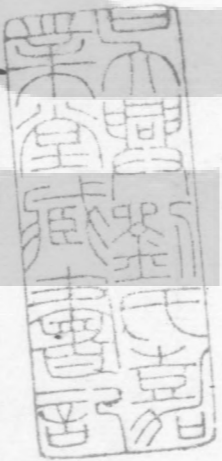


13



望雲樓稿卷十三

古吳念陽徐如珂李鳴父著



書劄

上張制臺

前奉台臺發下餉銀二萬二千兩、職與劉同知極其慎重、必不敢使各兵冒支毫厘、乃自到合江以來、則十月分餉銀已支去一萬四千餘兩矣、僅存七千餘兩、以充十一月分餉銀之半、尚不足也、况近日之賊情、不可謂蕩平之易、而此後之物力、更覺有措處之難、萬不得已

敢具呈詳伏望台臺速催帑金多頒幾萬以濟然眉此
非特三軍之幸而職亦幸甚矣兵火之後即報杳然適
劉同知以六月報來見台臺題陞本官疏中間盛稱曩
日猖獗長墊孤危保障之功甚多即本道申文亦若揄
揚之未盡真可謂明見萬里洞察百官矣劉同知讀之
不勝感涕以身係職司末繇叩謝轅門特托職代鳴其
悃款之衷伏望台臺念此勞臣更有以維持而培植之
是本官固益思奮而凡諸在事亦知所競勸也

上朱軍門

三月

職蒙台臺諄諄面諭苟有心知皆當勦圖稱塞况職之
自待原不敢後于常人而敢有所推諉乎已于十六日
抵南溪十七日抵瀘州擬于十八日力疾視事矣乃于
郵筒中得布政司公文則台臺所分發餉銀二萬兩無
分毫見解而欲于天啟三年大糧內使職自催自徵且
又不明言所徵何處職至是無面目以見合江兵士矣
不得已敢再陳瀆乞批行重慶府急借制臺存銀二萬
兩以濟然眉此不特三軍性命所係亦職之體面攸關
不然新舊之餉銀既屬烏有三軍之鼓譟必然無疑縱

使職不足惜其如國家大事何哉職為此懇暫息舟中調理以需餉之至若歲內無餉職實不能以口舌勝三軍也惟台臺憫之諒之

又

職前奉台臺面諭諄諄本不當有所引退但空手回營氣既不壯覲顏視事面復無光是以暫返渝城設處兵餉而某大叅有書來促職即欣狀就道已于初六日到合江矣既至合江始知初四日小關少挫即發馬仁兵二千餘名王元第兵一千餘名前去赴援而素仕朝之

捷報遂至則小關已無恙矣職今所慮者不在小關而在赤水蓋恐奢逆痛恨羅副總欲得而甘心之也適有都司王國楨報兵一千名職親點之止得四百五十人復撥標兵一百餘名俱赴援矣俟有兵到再撥二三千名斷不使羅副總為孤注且令其速進赤水以扼據險要似亦可保無虞也運夫久催不至聞有既派夫又徵銀者是以遲遲非餉廳之罪也目下已源源而來赤水餉米可無告匱矣但重慶借得銀二萬兩乃制臺所發在府者十一月分僅已及額而十二月分尚少大半所

望藩司二萬金豈容時刻緩哉新派三年銀米及今催
之交二月乃有耳目下之米猶可支持而正月之餉全
屬烏有似不得不厘台慮也敢具呈詳二通一為重慶
銀二萬兩請批作正一為藩司銀二萬兩懇檄嚴催正
月全無別作區處再合江之有軍寅化兵如納谿之有
秦兵也聞欲調赴長寧無論原非初議而越同知束手
無策不幾欲涉千里而縛騏驎之足乎此兵二十間終
到到即發中箒不敢依違誤事也此月中奢寅出則擒
之不出止宜防隘俟納溪有秦夫入而合江有軍寅化

即深入無妨矣所爭不過半月斷不取豈以嘗試易全勝哉惟
餉銀茫狀無措帑金之會于楚中者乞台臺留意

復薛副總

加銜一節不佞總加即馬以都司而又請之軍門是以
不佞之劄為故紙也惠褻則玩正謂此矣况自進先市
以來惟有小關之失而無一戰之捷諸將何功何能而
紛紛請加銜哉承示諸人麾下度其可請則自請之不
佞不能為蛇足也兵驕將悍數少糧多此在將軍嚴點
之似無待不佞矣直言無諱幸諒之

復閔李二道尊

天祐三年正月十六

承教合兵進討之議既奉撫臺允行敢不如命弟合江
 一路兵馬已分三小路漸漸剴進一旦欲撤出之以赴
 納谿勢必不能是弟之不能赴納明矣如納谿之兵欲
 使之赴合則亦有一二當議者此間兵滿四萬益以三
 萬不太多乎而納谿寥寥無兵似非全策一當議此間
 四萬之兵尚可苦運米不繼再加三萬誰為轉輸二當議
 况此間之兵如譚如郎如馬皆與秦兵素隙一路共進
 能無參商三當議此三者即撫臺亦知之則台臺又不

能合之此間矣今秦良玉兵已過長壽覃寅化兵亦至
 梁山所爭不過數日各可自成一軍各能長驅取勝何
 需之半年而不能忍之一旦乎弟株守江干豈不欲附
 驥以收尺寸之功顧反覆思之實覺有所未便耳

諭叅將金富廉

貴行圍解安逆遁歸此天地社稷之靈督撫部院之
 力而將軍從事行間亦不為徒勞罔功矣前揭取云竝
 無人造謗即有一二小民曉曉從府詞中申來本道槩
 批免究蓋自始至終故人未嘗不知君而有所事不以相

告則君不知故人矣。去年此日我兩人方在大海蕩漾中。豈至康莊而頓相負哉。為指揮非造謗之人亦無棄印棄城之事。其人亦自有呂本道知人素不謬。願將軍今後勿復猜疑可也。

諭邑梅司揚光斗

自將軍行後無日不念。所以推轂于軍門者見本道相信之深也。今合江一路兵滿四萬而綦江止有其半。是以軍門改撥談營于綦。非本道意也。但今各兵深入即本道將至。仁懷矣。綦去仁不遠。將軍其率師以赴。當相

會于永寧城下

候陝西道蔣侍御

昨者攻渝之役竊不自量以身殉之。蓋謂臣子之義當然。其倖而成功則天子之靈。社稷之福也。即督撫且及臣不敢居功。而况碌碌因人如不肖者乎。頃從邸報中伏讀大疏。猥以賤姓名達于至尊之前。中間褒美過情。雖不能當而不肖一片苦心。若目擊其事而繪寫之者。嗟乎。誰何人斯。得此提挈。豈非千載知己哉。世無知己而自附毛生之薦。固失之卑。世有知己而驕

語叔向之節尤失之矯禁所以展轉躊躇不能不懷國士之過而啣犬馬之私也

致余二守

適接張景老書云制臺叙功疏竟遺其名不覺大駭則則不能不望之勛功疏矣倘見按臺乞為張公一一訟言之蓋不佞未到而張公聚族糾兵可謂有功過賊既到而孽畫進師可謂有功攻城不肖土司與賊交通將不利于我兵而說其領袖人奸謀乃寢可謂有功弭釁議事例議權鹽議開徵議義助可謂有功足餉身在帷

幄而予在行間相與討賊終必擒之可謂有功恢復此數者皆係當日實事非阿所好也統以奉葺

致總餉陳大叅

昨接公移具仰石畫然弟竊有請者三合江一路需米甚急乃川北二萬盡數改折則富順五千石之外似宜即日盡補不識取之何州縣此為一榮昌永川運夫原派納谿近奉軍門有行轉派合江兩處催督兩處推諉不識可以潼川七州縣易此二縣之夫子合江否此為二合江兵馬四萬日費不止千金而重屬二十州縣止

以合州定遠安居見派勺水何能濟渴不識此外可再
派幾縣否此為三已上三者、在運米已奉明文必有以
處在運夫已詳制院必送台臺察議在餉銀則僅_僅三
州縣難果三軍之腹此外則隣屬無濟緩急是以有請
于台臺也惟一教之

〇〇〇〇
候京營朱上虞年_同瓦

閱邸報得都一新命不覺為國家舉手稱慶京營數十
萬甲兵向籍四方烏合得老年臺提衡于上張皇淬勵
必有一旦而成節制之師者真無疆之福矣若_{不肖}弟

碌碌因人無足此數而再接手教何愛戒之深譽我之
至也咄咄徐生以十二年之謫籍而僅僅起家司李以
九年之部俸而僅僅博一少叅蒙_女年臺每為之扼腕
以今而觀年來多少艱辛多少利害身且非我有何論
一官而安望躋清班雍容一廟堂之上耶劉太僕令吳
江五載生平未嘗一面至渝城而後識之事始末自有
公論然心知其斷不反題可告之天子者也夫倏而
太僕倏而被逮_{而追問}如此者見兩贊畫矣則弟之浮沉外吏
未必非福哉

復合州守

二月

讀手教諄諄數百言具見苦心朕皆尋嘗姑息之語非今日制變之術也昨薛副總以兵無米一戰而敗雖不盡錄貴州而貴州獨無責乎昨歲改折乃不佞權宜之計至今發之江津尚買運不完而可復蹈故轍否門下既有米價何不自向江津買之而乃以煩不佞也至徒滋激變等語是何言歎萬一有此門下實鼓之矣吾輩身在行間命且不惜故不復以嫌怒為諱惟門下急圖之不然則有軍門之嚴檄在不敢為一州庇也

上朱軍門

二月

三路未然之說台臺不過商議之辭而合江原未嘗截然分而為三也乃有拘其說而未化者終日謂三路不妥至欲舍仁懷不守使守備張明遠無所適從不知薛副總若守小關之議近日亦與羅副總共攻土城而十日非張明遠朱一龍退守仁懷小關土城不度度乎殆哉職今為萬全計欲不棄仁懷以通餉道惟漸入內地以逼賊巢進則可戰退則可守五路響應便擒元凶一得之愚如此惟台臺察焉

復州紳王侍御

合陽者。藉之同室也。仁合者。藉之鄉隣也。竭同室之力。以赴鄉隣之闕。雖至愚亦不為此。顧今日事勢。有不可。以彼此分者。奢賊一日未滅。蜀中未得一日安枕。吾輩亦未得一日息肩。故并心仁合。雖為鄉隣也。實為同室也。其州守之才。固本素仰之。第近日以院道專派。合江之餉。而分解兩路。似乎視他道為同室。而視不肖為鄉鄰。故據理覆之耳。非有督過意也。既承台臺見教。寧復有一毫芥蒂哉。但我輩在生死關頭。比有勤勞更苦。故

不覺呼之疾。而望之切。願台臺諒其無他腸也。馬上受傷。右臂作楚。再一月未愈。藉且引疾去矣。前蒙台臺垂念。故并及之。

復閔昭餘大叅

官兵時勝時挫。大將屢進屢退。時事至此。可為扼腕。豈天祐皇家。不必用兵。而賊自授首乎。承問此中情形。羅副總既取土城矣。倏而復出。不得其解。大抵一為糧餉不足。一為薛帥之挫。恐賊人尾其後也。今議以越同知全兵歸之。共成勝兵三萬。使獨當一面。似已無至所

進之路則惟羅帥是聽耳。搗巢原非弟^事謬為當事所委。義不可却。乃動而見疑。事多掣肘。弟將移駐仁懷。諸將方謂仁懷近賊不可深入而冷觀者。又謂仁懷遠賊不宜退居。大可一築弟今亦寧受退居之名以成進取之事而已。

○ 候吳生白方伯

兩載荷沐教愛。誼踰骨肉。臨行把臂相看。直令人低回不忍去。至以卓異見許。而知台臺之愛我者。至提携我者。不遺餘力也。及昨春果邀盛典于西蜀。不覺喟然嘆

曰。徐生纔入蜀耳。安所得聖明特達之知而獎借之。此其事全在東粵。而其得力全賴台臺為政。台臺可謂無諾責矣。知己若此。安敢忘之。乃以攻渝未已。繼之搗巢。日僕僕于調兵轉餉間。用是缺焉。嗚謝負罪可知。茲敬肅數行。附候台祉。雖遣力之不專。實寸心之可表。一芹將意。冀台臺鑒而存之也。

○ ○ ○ ○ ○
復銅梁縣

逆寅未滅。焦心如焚。得門下佳茗之惠。如飲甘露。是煩惱中清涼散也。運夫初體盛意。不欲取盈。但合江四千

之夫尚嫌其少今則不敢加派于貴縣原額斷不可缺
乞即令佐貳官招數押來如此兩月可以息肩矣不一
勞不永逸願門下諒不佞非好事也

復仁懷周大尹

官兵騷擾地方自愧軍令之不嚴乃區區頌一文告而
百姓見以為德勞民易為仁感而自傷矣前讀手劄已
具見方畧而更有進于此宜不佞之亟欲請教也惟是
大兵俱劄先市尚欲在此料理數日移駐仁懷或在五
日外或在數日外皆不可知總之兵事貴密軍容帥禮

漸不煩門下介意耳合江事例乞訪而行之若有一毫
煩費則寧不奉教于君子矣

復戴紫宸僉憲

不肖堪之與台臺正所謂患難交也辛勤百戰勞苦半
載而後克此大憝吁亦難哉自台駕以獻停行而不肖
以善後守兩情飛越不問可知後得覩一新命而既為
台臺喜不為不肖喜也以為一國家如此破格用人吾
輩何愁不遇哉○翹首東望以冀前旌之至而不意有
意外之事也葺之駭然言之慘然乃台臺有可自慰者

姑借弟為喻弟初入蜀台臺所謂美丈夫也昨歲已有
二毛而今則皓然矣昨歲形神稍減而今則骨立矣欲
卸擔則義不可辭欲直前則事不湊手蓋欲得一題目
以去即求為京察之人而不可得吁抑又苦矣若台臺
以目前之遭際不可謂順以今日之時勢未必非福况
叙功之疏制臺已上而酬功之格樞部將題則參簿轉
臬與開府建牙所爭不過遲速耳孰與不佞三十年之
科第而猶狀官不過四品也哉適承瑤劄具仰惓惓故
吐其肝膈如此惟台臺察焉

上朱制臺

鼎
職具訴羅帥不進乞監別路等情尚未馳上而適奉鼎
劄仰見台臺憂心如焚職素以奉公自許者寧敢泄泄
以至此謹再陳其始末正月以前調兵未至此萬無可
進者也二月內兵齊而未未足此在可進不可進之間
也三月中兵齊矣未到矣職以為無日不可進且及今
不進再待何日而始進無如令之不行策之不前也大
抵近日善用兵者無如羅副總而其最難駕馭者亦無
如羅副總故合江一路不用之不可欲用之而又不為

我用也一月前薛副總述羅帥之言曰四月且到先市
五月六月姑羅兵休息俟七月秋涼再議之職聞之尚
未敢信而今有其驗矣今止有越同知不與其事一着
或可悅其心而鼓之進狀彼目中太無人矣職二月內
每事不嫌專主每事不避疑怨故各將猶有所忌憚自
拜川南道不納而職不敢開一口矣今惟有親駐仁懷
以身倡之而彼亦若罔聞也四月初六日職催羅帥進
兵次早得其回音云不論賊人何如主于必進方不勝
大喜及察之乃台臺有諭帖及彼故權為進兵之言是

日止發捍子兵數十人進指揮坎而其餘皆未之發越
同知所謂初六發哨者是也至初十日一聞納谿之委
即飄狀出合江矣薛帥不知何故亦與之俱出矣職以
為兩帥去正好行事一面牌行指揮坎不許一兵擅退
一面呼越同知與之計議而越三日不來蓋有居之者
而不敢來也及十三日兩帥各有自悔之意職乃差人
檄之尋今日可到先市耳夫台臺待之如此其厚舉國
望之如此其殷職頽之如此其切而彼動以一去嚇人
此豈有意殺賊者哉台臺謂越同知欲專任一路正患

越同知不能專任一路耳果能專任而彼敢目中無人
或為今之計姑置越同知于先市而以進兵獨責之羅
此激而用之之術乃一大機括也川南道王大叅叙府
劉同知皆與之膠漆使兩人監督或可得其用命不然
十羊九牧反不便矣昨越同知繞以譚正通兵送羅羅
即代為求增法兵七十名職答之曰此七十名者實無
其人曷嘗汰去之而羅語始塞職之愚直往往如此既
不諒于同事又不諒于武弁非台臺之顧而誰顧哉綦
江納谿二路望賜垂諒而委其一焉若因此而撤出羅

帥則似又不可何也用兵固其所長也用羅舍越而毅
然一進上也羅越兩存而僥倖一勝次也以越代羅而
羅得以推諉策斯下矣然職心知羅之難馭而必不敢
一言斥其惡彼尚敬職畏職姑留之地也望台臺勿言
其所以而一意速之進兵則彼想亦無辭矣楊通木譚
正通等兵皆于十三日不待將令而自劄甲子口在仁
懷十餘里之上兩人之意在先取舒羅二姓而職不可
專主也大將未至同事冷觀稍未萬全而彼且有辭于
我職可專主乎哉蒙台臺垂問始末敢據實以對總之

餉雖缺而米支月餘可進一也兵既齊而人心樂戰可
進二也長寧既勝而中箐亦易為力可進三也獨有諛
進之人而不肯進職至以身倡之而不來即今所謂
到先市之信尚未知果否且奈之何哉故又惟有職去
一着或可激彼而使之進使職方欲行而彼已先進職
又何樂乎行惟恐職不行彼斷不進耳改委之請非職
之退着乃先市兵之進着也惟台臺斷而行之職愚幸
甚地方幸甚職已草完而忽奉憲檄調唐天貴等兵三
千五百于遵義兩日正為爭兵角口而又調去此兵羅

帥之推諉必矣台臺再一計之職不敢以求去之身
而不為地方慮也職無以惶悚待命之至

致閔昭餘大參

謹啟長寧之捷日聞逆酋之膽已喪犁庭掃穴此其時
矣台臺以數千之眾扼要害而誰何此真大膽智也合
江兵及四萬跬步不前事既肘掣難行人亦尾大不掉
弟有抑鬱無聊以死耳不得已求制臺改調綦江或改
調納谿蓋義無可辭而勢又不能安也倘得台臺再言
從臾弟當率其標兵千人願為前驅不食軍前一餉不

支河干一米。臣報知已于萬一猶愈困頓于合江費盡心力而人不知且以為眼中釘也。情極詞感惟勿訝之。尋甚諸情容圖面訴不一。

復廣安州

承教布政司催銀甚亟久已知之。但布政司之所催者幾萬幾千之銀也。而本道之所催者合江一路五千之餉也。况布政司催解之銀仍欲議之各路則豈有解之各路而不作數者乎。近部院有行各州縣銀應解各路者不必解司以滋徃返。憲檄昭然。貴州獨不聞之耶。且

銀不解司止于考成。罰俸以派定合江之餉而公然不解。必至失誤。軍機聞之兩院恐罪不在本道也。門下誠以五千之餉盡解合江而以不佞原文通詳院司恐無不作數之理耳。語云理長則聽門下可以聽矣。

復劉督餉

不佞所謂人情可畏者。欲任事則旁觀以為專擅。欲坐視則當事以為推委。傍掣其肘。欲行一步不得。指大于股。欲開一口不得。至有新用事之監紀官而敢分左右之袒。以慣避白雲寺之王繼先而欲撤小關之兵聽之。

則難為乎不佞不聽之又似不佞難為乎其人故曰可
畏者此也至于高蹈之說初以事體難行而萌此念後
以賤體不支而決此志今且不敢據然長往數日後與
門下面議則時事之成敗利鈍與不佞之出處進退當
一言而決矣

復盧麓如道尊

古人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况弟與台臺真道義骨肉之
交也而彼此各天者幾及一載能無戀戀乎憶客歲此
時虎負嵎而莫撓師不克而漸老仗台臺提兵遠來一

鼓而破賊援再鼓而拔堅城此不世之功也而廟堂
之上畧不談及何歟若弟之碌碌因人無足此數又安
敢望不次之榮哉頃兩臺大為不平特出疏以明之而
台臺之偉伐與小弟之苦心稍不至于泯滅人心自有
公論台教信狀也至制臺復命疏後點綴數語使二十
載陳人頓有起色則弟何幸而得附台臺之末與太夫
人偶恙調理自愈即尊聞仙逝不無悲悼亦弟十年前
所嘗此况者望台臺以祿養怡高堂勿輕言高蹈也弟
今歲濫竽搗巢此之攻渝更多掣肘狀以天時人事卜

之似五月內可成功果爾弟當以獻俘奉教于荆門矣
張制臺若未行乞為弟致感激之意肅此奉覆曷勝延
佇

復羅副總

承教總鎮檄將軍繇小關奪落紅直逼古蘭此奇功也
亦不佞前日之議也狀而取佞不敢專主何也恐又疑
精兵盡出土城而置先市于死地也若繇大井壩直逼
永安繇永安還搗古蘭此穩着也在不佞以為無不可
但貴神速耳已將軍再一詳之若總鎮之言可聽則決

計徑攻古蘭或其未然亦不妨共攻永安惟憑裁奪可
也且日米運小關所差不過二日慮不在此所慮者議
論之未一而已

上張按院

恭聞台臺巡歷已周彈壓渝城此實三巴士民之幸也
職當伏謁道左以備驅策惟是仁懷進兵孔道督兵督
米日無寧晷是以弗克趨歸罪可知已十四日以前職
見諸將延緩不進感憤成疾幾乎狼狽至十七日副總
羅乾象薛來衍俱領兵進仁懷職始有起色及昨聞奪

據永寧之信而職即能強起視事矣。薛副總提兵數千于十八日進中箐計五日可達永寧。此策應長寧之着也。羅副總督兵三萬于十九日仍繇小關出土城奪落紅直攻古蘭。此絕賊後路之着也。以此兩着與長寧官兵相為犄角。逆賊或可計日就擒乎。猶恐賊不衝遵義則走水西。似宜檄吳守道堵截要害而檄趙盧二監軍俱繇落紅共攻古蘭。不無望台臺一申飭之也。舒羅二姓來降者日衆。此雖不足為重輕而亦免後溪一帶之慮。敢以塘報奉覽。其餘軍情俟奪古蘭後再報。

復羅副總

得手敢知天雨水漲不能過河。狀不便渡兵而實便運米。已發船六十運米一千八百餘石徑至土城。有先到者即以其船渡兵過河。但不許各兵攘為已有耳。不佞恐米船不前。亦即日繇水路望土城進發。願將軍奮勇先登擒此二賊。是今日第一功也。翹首捷音可勝瞻注。

復薛副總

接手敢知大兵欲繇正路直取古蘭而麾下從間道夾擊之。此奇正相生之法也。相約官兵李總鎮與羅副總

各營兵將

便宜行之努力是望

俱宜知會恐逆寅未必肯輕棄古蘭耳不佞以糧夫不
至親運米千石由水而進前過柴灘已見其險矣今過
小丙灘其險益甚聞前五里為大丙灘則天險不可升
矣不佞以一點愚忠欲告之天地神明以飛渡此灘若
米至土城則賊亡之日也此復不盡

致劉督餉

屢有東附報矣昨過舊仁懷憑其墟而吊之則米艘皆
泊而不行督之始發初五日至風濤未見其險也十五
日而至小丙灘其險始甚與先以小舟試之與波俱逝

幸人無恙耳朕右岸險峻左岸淺澁而中流雖洶湧似
乎可涉每船用一火掌從中流力挽而上遂皆飛渡
亦僥倖矣又五里上而為大丙灘泉風且險不可舟也萬水
建瓴四山削壁雖有長年奈之何哉亦將不佞不得已虔誠
禱於丙灘之神忽一夜而長水丈餘遂如安瀾不佞舟
先渡米艘繼之未及畢渡而忽涸矣以其為神祐無疑
也亦不佞以為過此亦險或易為亦不意初九日至荔枝
灘而其險如前狀猶可言也初十日過掛鉤子及小
別灘則險極亦極矣費盡心力而始獲亦過矣亦去小

關二里。為壓蘭灘。真所謂賁育無所施其勇。良平無所用其智矣。不佞乃決計從陸起運。自小關至土城。尚有百里。雖遠而實穩也。今後運米。即兩灘以下。似不宜從陸。水向以運。夫不至。故偶一行之。而倖不可以屢徼。且非不佞料理其事。亦大不可知耳。

復羅副總

兩日大捷。具見將軍方畧。已一一葺之。兩院。與前有斬獲功級。解解紀功官。驗明不必解赴。但所獲水西大頭目。與尋常功級不同。即解之軍門。無妨也。解水西敗而

報復。不佞亦心知其有之。但得我兵同心合力。便能取勝。若欲知會雲貴。往返月餘。豈濟緩急哉。軍門催兵之檄。急于星火。恐不能少待。難以知會之說。進也。運夫已到。今後糧米。自可接濟。但亦不能為長久計。惟在急而圖之耳。

復監紀廳

不佞親督水運。歷盡艱險。初十日。纔抵小關。乃知督餉難于督兵。人所以不樂督餉也。中途得三路大捷之報。不勝欣慰。再得手教。十三日。又大捷矣。益喜益喜。惟是

无惡未殄未為完局而各兵乘勝恐驕而生怠特以牌
申飭幸通行之。沱江起夫三百尤見門下作用。遲不佞
恭呈銅梁大足榮昌三印官各縣夫已陸續而至而余
太守念不佞之若特起巴縣夫千名此亦救時良藥也。
凡抵共夫五千名。兩運之內可以完事。亦不得不完事。
若欲索夫萬名。索米六七千石。似不知稼穡艱難之談矣。
不佞于十五日自小關起程。不日即至土城。諸侯面悉。

復劉督餉

越二守造巡不進不佞亦心非之乃不意為武夫降將

修其怨前日謂人心之可畏。至今日而驗者非無據也。
不佞所恃者此月必成功耳。不狀彼夫之計已行軍門
之手已滑。即吾輩其能終免乎。狀盡吾心力。聽人顛倒
不佞視一官已如敝屣矣。目下運夫甚難。接濟門下須
俟仁懷米起運已盡。方可過此。萬勿急于一會也。

復朱制臺

獲奉憲檄乃問羅帥之兵見在何處。羅帥自遣各兵奪
取銅鼓壘後各兵已割隔河而羅帥仍在土城云。俟糧
足乃進。今督餉劉同知銅梁李知縣各督運夫數百人。

親至小關共運七百餘石計不日可到土城羅帥得此
當無辭于攻蘭矣。職擬即今親往土城以督羅帥之進。
即死生利害當有所不顧。惟是職雖不辭勞苦亦不敢
言勞苦而今日有甚難者將欲督兵而前既恐糧餉之
不繼將欲督米于後又恐將士之不前以一身奔走于
數百里崎嶇險阻之間狼狽萬狀苦心莫知反不若袖
手傍觀者可以享令名而居成功且得以其喙顛倒是
非也。台臺亦憫而念之否職無以惶悚之至

上張按臺

羅副總與越同知兩人皆悍馬也偏任之則恐長其驕
兩存之或可賴其用此職用羅而不棄越之初心也。狀
而羅之進退自繇至使人不敢問而以惡聲加于越至
出情理之外。職意軍門無成心故往往據事直言之而
不意羅之不可言也。今軍門之論越大抵皆羅帥謗書
耳。越之造巡不進固為有鼻狀大將出矣。偏師安能獨
進乎。職因羅越參商憤而成疾而謂職偏好在越何寬
如之。若非台臺信職之深愛職之至既嘉其前進又稱
其急公諄諄然為一白之則亦將剗刃以快羅矣。嗟嗟

功名不足惜而一片苦心付之江流豈不墮天下任事
之心哉雖然職御羅有法羅必無怨恨之意此固有左
袒羅帥甘心越同知而傾職以庇越之名者軍門不覺
誤信之耳耳有台臺炤臨于上任人不疑毀至不惑職
所以寧九死而不敢辭勞也若台臺復一命還一朝而蒲
局未結職不難掛剝而去之矣萬里投荒十年不調非
職之歎嘗而習處者哉既感台庇復憤世情不覺媿媿
如此容面百頓以叩職無似感激惶悚之至

復羅副總

接手教謂奢寅父子逃入水西令人且疑且駭夫一國
家費百萬金錢命將出師以討之正為此賊而乃聽其
逸去誰任其咎以愚度之賊未必逸也人言謂其逸以
阻撓王師耳麾下知會雲蕭之說昨已明言其無濟緩
急而今復見教是不信不佞之言也幸自詳之兩院若
不佞不敢冒此逗撓之罪矣

復越二守

樊逆倡亂所在奔潰冒難而進者首不佞次門下耳事
定之日宜即駕一葉泛五湖而老婆心熱復以身殉之

繒繳之及固其宜也。門下行矣，不佞豈久于其位者哉？
頃具啟按院云：二守被叅，似難責以殺賊。惟既去之後，
名節前程俱望存其一綫。以今日之罪，不能捨昨年之
功。早想按院必見諒也。途中千萬珍玉，冬間索不佞于
吳門可矣。

上張按臺

官兵于十三日燒燬古蘭，實有其事。而撤而復出，則亦
實情也。職意欲羅副總劄定古蘭，狀後踪跡二賊，擒而
獲之。而彼尚在土城，變為知會雲貴之說。此何異挹西

江之水哉。職不敢代為之呈，亦不敢不報。今傳聞二賊
逃入水西，初無的據。以十六萬兵馬而不知賊人所在，
職竊為大將羞之。尚欲即日進駐土城，策勵諸將搜索
二賊。若其果逃，再當報也。

復盧道尊

適見華劄，知大兵已至落紅，可勝忻慰。不佞初意欲羅
副總奪據古蘭，與臺下犄角擒賊。不意十三日之戰，我
兵雖燒其屋宇，仍復撤出。失此一着，令人快然。今傳聞
二賊逃入水西，此不佞平日所料者。然而今日未必遽

逃也。虎不可離于山。魚不可脫于淵。而賊肯遽棄其地乎。此必藏于險要處。所以窺我伺我。耳為今之計。似宜到處搜山。到處踪跡。或詭而遇之。未可知也。况降人不_下萬餘。豈無一人知賊所在。鞠之便有下落矣。容圖面請不_一

復余太守

犒賞之需。屢煩盛惠。何以克當。第行間實不可缺。覘焉拜嘉謝。非言悉_賊實_糾合水西而來。實有_警數萬_之眾。幸十三之捷。斬其頭目四人。水西大敗以去。倉逆未必與

之俱去也。各營不知何據。浪傳逃入水西。而羅副總遂欲請詳兩院。知會雲貴。協剿。其說迂而無當。不佞方悶悶不樂。適得董三知報云。二賊見在木角壘。此言近之。明日即與羅帥面議。為發兵進剿。計顧未知木角壘之信確否耳。天時人事。五月內。斷可成功。正與貴府望氣之說相合。若人人用命。何患賊不擒哉。不佞擬即日渡河而西。恐為大將者不罷不隨。其後也。

復鄖撫蔡元履年兄

弟濫竽行間。絕無邸報。忽一日。盧大叅馳書以報。乃知

年臺奉新命撫鄖也。彈冠之次，喜不自勝，便當敬勒短箋，上申賀悃。而兵事倥偬，未遑遣力，歎如之何。茲辱使命，遠存翰貺，交集且又過聽。盧大叅之言，而疊疊獎借，不置念舊之雅，取新之意，溢于毫楮間，捧誦再三，能不銘劇謝。山子事年翁所知也。而人不知，弟之信心信理，往往自附于大君子之後，亦年翁所知也。而人不知，此所以三十年科第猶狀臬副，十五年起廢，猶然外吏也。至攻渝之後，臣子職分，何敢言勞。但後來者皆翱翔以去，而弟偏兩年不調，未得其解耳。造物有司，可新

春荆妻生三子，兩已在席。昨歲又得一小犬，而諸孫則九人矣。此雖衰年常事，不足為異。年翁年翁下詞問及，不減骨肉之愛，故舉以對。然豈能如年翁之齒壯而德厚，振振麟趾，有方來而未艾者哉。盛貺本不敢當，緣千里遠念，又不敢自外，謹對使拜，登容圖木桃之報也。肅此鳴謝，統祇台炤，不禁神馳。

天

謹啓。樊賊初發，難而弟捐軀赴之，固以分無可諉，亦以事得自繇也。今搃巢以後，則不然。欲持重，則機不可

失欲直前則事不湊手餉不能無米而炊兵不能枵腹
而戰事或旁掣其肘人或股大于腰即有一腔熱血奈
其村之東流而已之何哉賴一社稷之靈永寧古蘭皆一鼓而下之獨兩
賊逸去未稱完局耳一天若厭亂不日就縛亦未可知
不然而水蘭之交合曠日持久憂方大也蒙清問及之
謹據實以對臨啟主臣

上朱制臺

職前具稟乃揣人情之必至度理勢之自狀故不避煩
瀆瑣瑣及于餉事未敢遽詳也今早接羅副總手本

則顯然以餉請矣中間開各將名色既見眾口難調
因云批示糧餉有無以便行止又若人心蠢動此在各
兵猶可言也以大將而亦為此言可無辭以對之乎至
古蘭一捷便欲昭格陞賞職以為魚目混珠且
論功行賞必在事定之後未聞尅一處即頒一
賞陞一官者以此答之未知能塞其口否惟台臺裁示
幸甚

復大足鄭大尹

深入不毛舉目無親適得一紙家書果然勝于萬金也

有煩行李感荷可甚貴縣夫三千○百名乃專為運米而設今一運之後遽爾脫逃無論緩急無濟抑且前件不了向以縣無正官故致此今得門下料理即不敢望于原額之外斷不可缺于原額之中但得使能事員從數人分任管押如此一月大事濟矣巴縣夫原不派合江特為不佞而子來者眾豈大足百姓獨不念本道之勞苦乎惟留意焉

上張按臺

三日前有人報職內轉者職不敢信今獲奉台臺鼎劄

則臺差于四月十九日投揭而銓部于廿四日具題似其事已真矣以二十餘年淹抑不振之士一旦耀于光明自非台臺明目張膽投書揭于當路其孰知而孰推之也伏讀台揭令人墮淚生平知交厚善誰肯描職苦心即職欲自陳其一二亦不能如此真切而台臺疊疊言之不置雖父母之愛其子弟何以過乎張制臺疏中亦叙職一段遭際似與台臺有同心而此外即不可多得矣職非有胸無心者沐此高厚敢忘啣結哉蘭州雖破二逆未擒本當始終其事但糧餉既缺兵士呼庚而

而大將束手以難以旦夕結局職俟見過郎報即當叩
謁鑾門並陳一二愚悃也職無似感激馳仰之至

上朱制臺

今日事勢似與前有不同二賊初遁之時職欲啣枚疾
走以赴之蓋欲乘其未定也今米不足而兵不進餉不
至而將不行已成一緩局矣局緩則不得不以持久之
法待之職前日臨河三策尚未及一試而今日更有所
當議者一設大將于永寧古蘭以示不復退一留精兵
六萬于兩鎮以示不可犯一令軍民人等採木抽餉以

示為可久一通行司道府廳熟計糧餉運夫以示為可
繼此雖一得之愚似亦萬全之策也此絲或糧餉稍足
一鼓而制其死命或水西悔禍一日而獻其罪人皆可
結搗巢之局而但未可必之耳惟台臺察焉

致李總戎

不佞深入不毛正欲乘勝長驅或可以得志而不意事
多掣肘今亦付之無可奈何矣積勞成病擬即請告而
適有叨轉之信馬首遂東北間事尚有可為大將軍努
力為之麟閣勳名當于衡泌中觀其盛也

十一
候李來吳銓部

弟以駘駑下乘，謬辱台臺知愛。昔年期許，至今銘感于心。然而不敢望也。今以二十四年淹抑不振之士，一旦耀于光明，非台臺極力栽培，何以有此。嗟乎！世無伯樂，而騏驥之老死于鹽車者，不知凡幾。茲脫之泥塗，驟之康莊，使伏櫪老馬，翹狀有千里之志。此其知遇，何可多得。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台臺。心非草木，其敢忘息。幾令人感極而繼之以涕矣。既承汲引，即當竭蹶都門，恪共乃職。兼領明誨，但弟兩年來，勞苦萬狀，心血俱枯，病體

支離，非調理數月，不可。倘棲遲里門，不即就道，長安有問及之者，乞台臺以實情苦情告之，非故策之而不前也。臨楮無似感激馳戀之至。

別林平華方伯

弟深入不毛，舉目無可與語者。三日前傳聞叨轉，尚不敢信。及伏讀瑤劄，有近閱邸報之語，始知台臺不我欺也。夫以二十四年淹抑不振之士，一旦耀于光明，自非台臺維持公論，噓植有素，何以得此。于今日哉，感不能已。廟堂之上，既已抽揚小善，而大德大賢，寧不虛席。

以待台臺節鉞之命可拱而竦之矣。弟素辱知愛，宜匍匐叩辭，緣積勞成病，困頓已極，擬即日就道歸休。里門敬以短箋代布，不腆侑東，仰祇鑒入，薄俸并具，公移叩領。惟所命之，臨楮不禁神馳。

致劉督餉

別後十八日，從合江溯流而上。至二十日，江水大溢，復登陸行五十里，至瀘州。其道路之難，與小關畧同。次日謁見軍門，軍門大喜，不佞首引付託不效之罪。軍門曰：永寧古蘭，皆自古之所不臣，今已剋之，燒之功八九矣。

奈何云。罪是夜設席見款，不于衙內而于別署，蓋以賓禮相待也。隨蒙賜顧舟中，已極言門下勞苦，萬狀軍門亦知之甚悉。第言及求代，則云無可奈何。再屈留幾月，便可完事。目下惟有佐之而已。至仁懷合江，宜召回縣令。土城小關宜設立塘夫，與餉銀餉米。從新另行府廳要議，已一一如不佞言矣。但不能即放門下安閒耳。不佞至渝，尚有兩院前件欲完。緝期須至十二日，屆期尊駕徑歸渝城一會，似不必請假。請假必不允，且以為急私交而後公務也。草布不悉。

復劉太僕

渝城之役久而未下賴台臺軍令一申罪人斯得良繇
威望素孚彈壓得體此弟前日之言至今日不改一字
者也就事論功誰曰不可而以台臺今日之所遭則有
不便言功者何也台臺之所遭者媒孽之口而所觸者
聖明之怒也幸皇上俯採廷臣之議起狀免于評
論斯已蒙一息至渥矣而欲遽以言功則從來無此法
也況今日之罪案不確則他日之功案自在二三年後
方有為台臺明目張膽者此頃久而自定未可責之今

日矣張制臺叙功疏下川東道為政張按院勘功疏兩
司為政弟固不能贊一詞然中有侯良柱斬首若干等
語非台臺之功而何公道自明願言需之耳

